

“彬彬腔”经典回顾展演、名家荟萃版《珍珠塔》已到了最后彩排的阶段，灯光搭台、妆容美服、唱腔选段经过大半年的准备，将跟随一众锡剧名角们“登台亮相”。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他——王彬彬。

到今年，百岁生日的王彬彬已与锡剧结缘整整85年，这85年里，他从一个孤儿成为一代锡剧泰斗，由他创立的“彬彬腔”更是蜚声海内外。时至今日，他台上幕后的点点滴滴依然让大伙津津乐道，后辈戏迷跟随他的“声音”长大，追忆中都是美好；年轻的锡剧观众将他奉为偶像，连他生前的小趣事都甘之如饴。

听着他的“声音”长大 追忆锡剧泰斗王彬彬—— 不唱到观众鼓掌 他不会停



王彬彬、小王彬彬、王子瑜祖孙三代为观众演唱锡剧《珍珠塔 一夜功夫大雪飘》。
(陈夫春 资料图)

父子传承 “父亲让我不必拘泥于他的世界”

1959年6月，因文化部调地方戏进京汇演，锡剧《珍珠塔》让王彬彬一战成名。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张贞发表文章《锡剧“珍珠塔”在京打响第一炮》，称赞其唱腔抒情优美、柔中带刚、朗朗上口、字字清晰，并首次提出“彬彬腔”的说法。从此，“彬彬腔”自成一派，成为锡剧艺术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。

“与其说‘彬彬腔’特别，不如说是观众选择了它。”王建伟(小王彬彬)告诉记者，锡剧跟其他剧种差不多，女角比男角多，在戏曲中阳刚之气本就很难得，父亲浑厚嘹亮的嗓音可谓独树一帜。在自己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说父亲成名很早，未到30岁就成了街头巷尾追逐的对象，一场戏时常演2个月都座无虚席。

王建伟9岁的时候，在父亲的督促下天天练功，与他一起的还有自己的哥哥和姐姐，可持续了一两年就中断了。直到24

岁，王建伟才重新走入锡剧这一行。王建伟回想起学戏的过程，时常自嘲：“大伙都以为我得父亲亲身传授，其实父亲大部分时间都是舞台上，几乎没时间教导我，连他徒弟和戏迷得到的福利都比我多。”或许是天赋遗传，王建伟天生也是一副好嗓子，再加上从小看父亲登台耳濡目染，一开口就震惊了当时无锡锡剧团的人。于是，为了“彬彬腔”的传承，王建伟也成了一位锡剧演员。“你看，我其实又沾了‘彬彬腔’的光。”王建伟直言，唱戏后，小王彬彬就成了自己的艺名，自己曾经对此很排斥，每次演出单上写着王建伟，后面一定有备注“王彬彬之子”，观众更是会不自觉地拿自己和父亲相比。如今，67岁的王建伟早已不在乎这些虚名，也更能理解父亲。

“父亲让我自己走师访友，不必拘泥于他的世界。”王建伟直言，父亲虽未亲自教导，却总在关键

时刻给予自己帮助。王彬彬年幼家贫，父母弟妹很早就离开了他，就如《珍珠塔》的角色“方卿”一样，家中穷途末路，只能投亲靠友。这也是王彬彬演《珍珠塔》千场不休的重要原因。王建伟感慨，父亲总说自己没能上学是最大的遗憾，唱戏虽以唱为主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戏中角色的文化背景、境遇都成了揣摩角色唱腔、表情的重要环节。谈到此时，王建伟想到了一个小事。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，王彬彬几位上海的专家朋友来无锡看戏，王建伟当时正在舞台上排练《珍珠塔》中的一个选段，等他唱完，其中一位专家就问他，“唱这段戏时，为何你要哭？”这个问题让王建伟无言以对，为何要哭？是因为父亲唱的时候哭了，他就也觉得应该哭，因为这件事情，王建伟更加重视对角色的揣摩和了解。他说：“唱戏也要动脑筋，每一句对白、表情都要事出有因。”

师徒有爱 如父亲一般体贴关怀

“‘彬彬腔’不是我们家族的财富，而是整个戏剧界。”王建伟说，父亲的徒弟十余人，有初出茅庐拜师学艺的，有技巧娴熟再拜师提升的，也有因缘分而相识拜师的……王彬彬从来不拒人千里之外。王彬彬在世时，时常与他讨论锡剧的发展，他觉得锡剧要传承肯定要输入“新鲜血液”。王建伟笑着说，父亲王彬彬聊到锡剧传承就很激动，他一直提到锡剧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人才，剧目是死的，人才是活的，有叫得响的演员，才能让这个剧种得到延续和发展。

此次“彬彬腔”经典回顾展演的舞台上，就有多位王彬彬的徒弟，年纪最大的是80多岁的魏景清。魏景清原是无锡县锡剧团团长，在王建伟的印象中，他最喜欢在饭桌上与父亲对唱，唱到开心时停都停不下来。他也是这次演出演员

中年最大的，魏景清告诉记者，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，就算爬也得来。“我原来叫朱宝贵，我的名字是师傅给我改的。”丹阳锡剧团的朱文亮，可算是半路出家唱戏的人，在1983年，他因为机缘拜了王彬彬为师，当时拜师的细节他还历历在目：“那时是沪剧和锡剧的巡回演出，我的老师总说我的嗓子特别适合唱‘彬彬腔’，就把我推荐给王彬彬老师，当时，我太紧张不敢说话，没想到成功拜师了，就跟做梦一样。”朱文亮笑着表示，师傅说自己的名字不响亮，就为我改名文亮，寓意是在舞台上发光发亮。王彬彬唯一的弟子也是关门弟子徐新艺说，这位师父更像父亲。当年，20多岁的徐新艺决定拜60多岁的王彬彬为师，直言师傅一直把她这个弟子当女儿看待，悉心教导。

后辈敬仰 听着王彬彬的磁带长大

锡剧王子周东亮从小就对王彬彬有一种敬仰感。不仅是因为他的父亲周林华是王彬彬的徒弟，也是因为对“彬彬腔”的喜爱。锡剧界唱小生“十生九彬”，周东亮也是其中一个。“我的第一盘磁带，就是王彬彬老师的《拔兰花》。”周东亮表示，自己4岁就会唱戏，是听着王彬彬的磁带长大的。周东亮说：“观众是最好的老师，你唱的好不好，看观众反应就能知道，王彬彬老师以前上台，不唱到观众鼓掌，他是不会停的，这点值得所有人学习。”

年过半百的李桂英虽是“梅派弟子”，却也是王彬彬口中夸赞的“江阴小丫头”。最让李桂英后悔的一件事情是，几次搬家将自己与王彬彬的合影弄丢了，想到这里，她就很心痛。“上世纪80年

代，我刚进锡剧团，就跟王彬彬有对手戏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他就是一个偶像，可是他完全没架子，不但耐心传授舞台上的经验，更会经常鼓励表扬我们后辈。”李桂英回忆，刚进团时候自己有点自卑，在王彬彬的夸赞鼓励下，自己增添了不少信心。李桂英直言，除了唱戏，王彬彬几乎没有其他爱好，也没有时间。上世纪80年代，只要是王彬彬的戏，都是一票难求。连王彬彬自己请亲戚朋友看戏，居然也得早上5点多和其他人一样去排队买票。

王彬彬一生举办过两次个人演出，1986年的“彬彬腔”演出曾使锡城万人空巷；2008年4月的“高唱入云彬彬腔——庆贺王彬彬老师从艺75周年大型晚会”又一次轰动锡城。(晚报记者 璩璩)



1979年王彬彬演出《珍珠塔》。(无锡市锡剧院提供)